

虞

清

初

張山來著

新

志

第三冊

進步書局校印

筆記小說大觀

202083



817.108

1078

81

卷之二



卷之二

虞初新志卷八

清新安張潮山來輯

江石芸傳

吳良樞在

江石芸吳山桃花厓女子也幼習經史窮元會運世之數及長好兵法鑄劍誅妖攝人萬里外一日過小孤山遇白衣道士授以書盡通其義人讀之莫能曉也以時無知者遂隱於吳山種桃花無根花四時常開名其地曰桃花厓厓下月當日午而明或曰此龍宮女子也有寶珠其光奪日入月因聚羣盜劫之其珠不可見石芸曰珠固在若烏能得也舍若珠劫我珠若將失其珠烏能得我珠唯自寶其珠以無失其珠可耳厓之中有黃夫人者與之善黃夫人家有虎名白公出入常騎之能陟山渡水石芸家有白牛一頭卧桃花下鼻無繩常出入自如人以為黃夫人虎不敢近久之石芸與夫人亦不知也於時構茅屋厓下讀易終日不為人所知所著有悟真註有為之序者曰不知何許人也予嘗見石芸觀其所著書其女子邪其非女子邪天乎其不知我也宜其不知何許人也

張山來曰補天立極應歸女媧氏其光奪日入月則丹成矣驅烟染墨設想着語

皆不在人間。宜世人之不知也。○又曰：洪子去蕪，授我強意堂稿，美不勝收，僅登其一。餘者自當借光梓入闈幽集中，以成大觀也。

耕雲子傳

洪嘉植去蕪

耕雲子，秦人也。隱於楚江之西。嘗有人見其登匡廬頂，攜一竹杖，衣葛藟衣，不冠。冬夏不易。見月出，則撫掌大叫，獻麋鹿不礙從之行。言之者皆謂神仙人也。身長七尺，長髯而修下。雙瞳子，炯炯如流電光。人問其姓字，不答。性嗜酒，有餉則大笑盡飲。去亦不謝。卒有人終餉之不懈。人疾病過其前者，則止之，語其故，治以藥草，遂愈。酬以錢不受。曰：吾非醫者，惡用此。其行事多如此類，然其不能與人，以可見者，人遂不能知也。嘗入市，眾詳之，謂其異人，趨而前，則不為禮。各相視無語，則又兩手爬搔，眼顧五老峰，雲起移時去。或曰：耕雲子，非秦人也。耕雲子曰：秦無人也。或曰：耕雲子有道人也。龍蛇其身者也。人莫知其所自來。其隱君子邪？洪子曰：古無神仙，無異人。天下有道，將安其身於烟霞泉石之中乎？夫何皇皇如也？欲與天下之士日相見哉？顧天有不可逆者，而終嶮然長往矣。鳳集於棘，鸚雀調之，神龍潛乎深淵，終能雨此九土也。

張山來曰。古無神仙。非無神仙也。耕田鑿井。含哺鼓腹。夫人而神仙也。古無異人。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然則神仙異人之有。具於中古乎。讀此可以知世變矣。

吳孝子傳

魏 禧 冰 叔

孝子姓吳。名紹宗。字二璧。建昌新城縣人。世居梅溪里。性聰敏。幼善屬文。萬歷丙午。督學駱公日升。拔置諸生第一。時年二十。屢試輒高等。孝子父道隆。善病。久之瘳不能起。前後血竝下。醫藥十餘年。無效者。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上血書疏。將謁太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太華山者。撫州崇仁縣之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相傳神最靈異。諸來謁者。有罪輒被禍。不得上。甚則有靈官擊殺之。同行人聞鞭聲。鋒然。或忽狂病。自道生平隱惡事。而神殿左有懸崖陡絕。曰捨身崖。人情極不欲有生者。則擲身投之。頭足盡破。折死。孝子既告天作疏。明晨獨身行。二日。至山上。宿道士管遜吾寮。同寮宿者。南昌鄉先生二人。同郡邑諸生三人。十八日。孝子升殿。默禱焚疏。既同寮人相邀遊著棋峰。路經捨身崖。孝子於是越次前行。至崖所。歛然投身下。同行人驚絕。不知所為。一時傳駭。聚觀者千人。

道士使人買棺往就殯。自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里。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呼衆人曰。誰言吳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衆羣走殿上視之。果然。方孝子之自投崖也。立空中。不墜。開目視足。下有白雲起。又遙望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俄而見三神人。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汝謹記之。歸書紙食。汝父不獨却疾。且延年矣。更授催生治病。瘧驅瘟。咒並諸篆。孝子叩頭謝畢。身已在殿上。孝子乃言。吾如夢中也。孝子既定。疾走歸。一日有半而至家。至則父垂絕。不能言。孝子急書九十二畫篆。焚服之。室中人皆聞香氣。甫入口。父即言曰。是何藥耶。明日起坐。啜粥。旬日疾大愈。孝子徒步。反復六百里。不飲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強。善飯以詩酒自娛。年九十二。耳目清明。無疾終焉。由是孝子名聞遠近。邑大冢宰涂公國鼎與為同道友。進士黃端伯。過周謀。舉人黃名卿。涂伯昌。貢士璩光孚。皆拜為弟子。孝子當國變時。避亂秦寧。以病卒。諸生廖愈達家。愈達予所傳三烈婦夫也。愈達來新城。主孝子。子吳長祚。予故竝得交。一日而見孝子之子烈婦之夫。為榮幸焉。愈達言。孝子生平好名義。輕財。徃徃出錢物。為人解訟鬪。既感神應。益自脩。人病苦者。恒用符篆救之。以施藥為名。

魏禧論曰。聞孝子常詣太華山。登座附神耳。語為人祈禱。頗不經。然邑君子往往道其事甚悉。梅溪東出四十里。為南豐縣。縣貢士趙希乾者。與禧交。母嘗病甚。割心以食母。既剖胸。心不可得。則叩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肉合。腸不得入。糞穢從胸間出。而穀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假謂非有神助。其誰然哉。其誰然哉。

張山來曰。古有以祝由治病者。今九十二畫篆。以及痢瘧諸篆。殆即其道耶。然吾以為必孝子行之。乃能有驗。若人人可行。斯又理之所難信者矣。

李一足傳

王猷定于一

李一足。名夔。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癯。方腫微髭。生平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於易。旁及星歷醫卜之術。出嘗駕牛車。車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道遙山水間。所至人爭異之。天啟丁卯。至大梁。與鄆陵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為諸生。貧甚。稱貸於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尚幼。其母啣兔十餘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召其兄弟告之。一足長號。以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顧奮身而出。斷一椹為二。與弟各持。伺仇於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一目。抉其一。祭父墓前。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別去。時姊夫

為令於死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聞汝擊仇。仇復活。今徧跡汝。其遠避之。為治裝。贈以馬一足。益恚恨。乃鐫其槌曰。沒稜難砍。仇人頭。遂單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市米。一足求載以濟。遂捨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其地延袤數十里。五穀尠少。居民數百戶。皆蛋籍。風土淳朴。喜文字。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塾。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字於掌。以教之。則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還青州。走狹邪。不數日。錢盡散。終不及私由。遼西過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於楚。抵黔桂。復歷閩海吳越間。各為詩文紀遊。二十載。乃反其家。仇死所坐。皆赦。母亦沒。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徧天下。恨未入蜀。會鄆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同下三峽。遊白帝綿梓諸山。著依劉集一卷。其弟自母喪。不知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汁之通衢。韓如其言。俄一客衣白袷。幅巾草履。貌與一足相似。近前揖曰。我張太羹也。兄書已得達。言訖不見。辛巳。李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於途。短褐敝屣。鬚眉皆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天下事不可為。問所之。曰。徃勞山。訪徐元直。韓笑之一足正色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此三國時徐庶也。約詰朝復來。

竟不果甲申後聞一足化去。先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行。是日。鼻垂玉筋尺許。端坐而逝。袖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濟人有在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於趙州橋下。持挺觀水伫立。若有思者。韓子智度。不妄言人也。述其事如此。

張山來曰。觀一足行事。亦孝子。亦俠客。亦文人。亦隱者。亦術士。亦仙人。吾不得而名之矣。

孝賊傳

王猷定于一

賊不詳其姓名。相傳為如皋人。貧不能養母。遂作賊。久之。為捕者所獲。數受笞。有司賊號曰。小人有母無食。以此也。人且恨且憐之。一日母死。先三日。廉知鄰寺一棺寄廡下。是日。召黨具酒食。邀寺中。老闍黎痛飲。伺其醉。昇棺中。野負其母屍。葬焉。比反。闍黎尚酣卧也。賊大叫。叩頭乞免。闍黎驚。不知所謂。起視廡下物亡矣。亡何。強釋之。厥後不復作賊。

張山來曰。有孝子如此。而聽其貧。至於作賊。是誰之過歟。

王翠翹傳

余懷澹心

余讀吳越春秋。觀西施沼吳。而又從范蠡以歸於湖。竊謂婦人受人之託。以艷色亡

人之國。而不以死殉之。雖不負心。亦負恩矣。若王翠翹之於徐海。則公私兼盡。亦異於西施者哉。嗟乎。翠翹故娼家。辱人賤行。而所為耿耿若此。鬚眉男子。媿之多矣。余故悲其志。綴次其行事。以為之傳。傳曰。

王翠翹。臨淄人。幼鬻於倡。冒姓馬。假母呼為翹兒。美姿首。性聰慧。携來江南。教之吳歛歌。則善。吳歛歌。教之彈胡琵琶。則善。彈胡琵琶。吹簫度曲。音吐清越。執板揚聲。往往傾其座客。平康里中。翹兒名藉甚。然翹兒雅淡。顧沾沾自喜。頗不工塗抹倚門術。遇大腹賈。及愴父之多金者。則目笑之。不予一盼。睽溫語。以是假母日忿。而笞罵。會有少年私翹兒金者。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嘉興。更名王翠翹。云。當是時。歛人羅龍文。饒於財。俠游結賓客。與翠翹交。驩最久。兼睽小妓綠珠。而越人徐海者。狡佻貧無賴。方為博徒所窘。獨身跳翠翹家。伏匿不敢畫見人。龍文習其壯士。傾身結友。接臂痛飲。推所睽綠珠與之。薦寢海亦不辭。酒酣耳熱。攘袂持杯。附龍文耳語曰。此一片土。非吾輩得意場。大夫安能鬱鬱久居人下乎。公宜努力。吾亦從此逝矣。他日苟富貴。毋相忘。因慷慨悲歌。居數日。別去。徐海者。杭之虎跑寺僧。所謂明山和尚者是也。居無何。海入倭。為舶主。擁雄兵海上。數侵江南。嘉靖三十五年。圍巡撫阮鶚於桐鄉。

翠翹綠珠皆被擄。海一見驚喜。命翠翹彈胡琵琶以佐酒。日益寵幸。號為夫人。斥諸姬羅拜。翠翹既已驕愛無比。凡軍機密畫。惟翠翹與聞。乃翠翹陽為親暱。陰實幸其覆敗。冀歸國。以老淚漬漬。常承睫洗面也。會總督胡宗憲開府浙江。善用兵。多計策。欲招致徐海。自戕麻葉陳東。而離散王直之黨。適遣華老人賈檄招降海。怒縛華。老人將斬之。翠翹語海曰。今日之事。生殺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海乃釋其縛。畀金而遣之。老人歸。告宗憲曰。賊氣方銳。未可圖也。然臣睨海所幸王夫人者。左右視有外心。或可藉以殲賊耳。而羅龍文者。微聞是語。自喜與翠翹舊好。乃因幕府上客山陰徐渭。以見於宗憲。宗憲以鄉曲故。降階迎揖。曰。生亦有意功名富貴乎。吾今用君矣。與語大說。遂受指詣海營。攝舊日任俠衣冠。投刺謁海。海亟延入。坐上座。置酒握龍文手。曰。足下遠涉江湖。為胡公作說客。耶。龍文笑曰。非為胡公作說客。乃為故人作忠臣耳。王直已遣子納欵。故人不乘此時解甲釋兵。他日必且為虜。海愕然曰。姑置之。且與故人飲酒。錦繡音樂。備極豪侈。儼然自以為大丈夫。得志於時之所為也。酒半。出主夫人及綠珠者。見龍文。龍文改容禮之。極宴。語不及私。翠翹素習龍文豪俠。則勸海遣人同詣督府輸欵。解桐鄉圍。宗憲喜。從龍文計。益市金珠寶玉。陰賂翠翹。

翠翹益心動。日夜說海降矣。海信之。於是定計縛麻葉。縛陳東。約降於宗憲。至桐鄉城甲冑而入。是時趙文華。阮鶚。與宗憲列坐堂。皇海叩首謝罪。又謝宗憲。宗憲下堂摩其頂曰。朝廷今赦汝。汝勿復反。厚勞而出。海既出。見官兵大集。頗自疑。宗憲猶憐海不欲殺降。而文華迫之。宗憲乃下令。命總兵俞大猷整師而進。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乘之。賊大潰。鐵馬海倉皇投水。引出。斬其首。而生致翠翹於軍門。宗憲大饗參佐。命翠翹歌吳歎歌。遍行酒。諸參佐或膝席。或起舞捧觴。為宗憲壽。宗憲被酒大醉。督亂亦橫槊郭袖。與翹兒戲。席亂罷酒。次日。宗憲頗媿悔醉時事。而以翠翹賜所調永順酋長。翠翹既隨永順酋長去。之錢塘江中。恒悒悒搥牀嘆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斃一酋。又屬一酋。吾何面目生乎。向江潮長。號大慟投水死。

外史氏曰。嗟乎。翠翹以一死報徐海。其志亦可哀也。羅龍文者。世稱小華道人。善製煙墨者也。始以游說陰賂翠翹。誘致徐海休兵。可謂智士。然其後依附權勢。與嚴世蕃同斬西市。則視翠翹之死。猶鴻毛之於泰山也。人當自重其死。彼倡且知之。況士大夫乎。乃倡且知之。而士大夫反不知者何也。悲夫。

張山來曰。胡公之於翠翹。不以賜小華。而以賜酋長。誠何心乎。觀翠翹生致之後。

不能即死。居然行酒於諸參佐前。則其意有所屬。從可知已。其投江。漸以死當非報明山也。

戴文進傳畫苑三高一傳之一

毛先舒推黃

明畫手以戴進為第一。進字文進。錢塘人也。宣宗喜繪事。御製天縱。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鏡。李在。皆有名。進入京。眾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進進秋江獨釣圖。畫人紅袍垂釣水次。畫惟紅不易著。進獨得古法。入妙。宣宗閱之。廷循從旁跪曰。進畫極佳。但亦是朝廷品服。奈何著此釣魚。宣宗頷之。遂麾去。餘幅不視。故進住京師。頗窮乏。先是進鍛工也。為人物花鳥。肖狀精奇。直倍常工。進亦自得以為人。且寶貴。傳之一日於市。見鎔金者。觀之。即進所造。憮然自失。歸語人曰。吾瘁吾心力。為此豈徒得精意。將托此不朽吾名耳。今人爍吾所造。亡所愛。此技不足為也。將安托吾指。而後可。人曰。子巧托諸金。金飾能為俗習翫愛。及兒婦人御耳。彼惟煌煌是耽。安知工苦。能徒智於練素。斯必傳矣。進喜。遂學畫。名高一時。然進數奇。雖得待詔。亦輒軻亡大遇。其畫疎而能密。著筆澹遠。其畫人尤佳。其真亦罕遇云。予欽進鍛工耳。而命意不朽。卒成其名。贊曰。立志探懸。鬼神所贊。孰是殫精。而屑近翫。戴君操槌。鍛

金為生。感慨徒業。卒成高名。蓋人極而天呈矣。夫。

張山來曰。明畫史又有仇十洲者。其初為漆工。兼為人綵繪棟宇。後徙而業畫。工人物樓閣。予獨嫌其畧帶匠氣。顧不若戴文進為佳耳。且戴兼工山水。則尤不可及也。

髯樵傳

顧彩天石

明季吳縣洞庭山鄉。有樵子者。貌髯而偉。姓名不著。絕有力。每暮夜樵採。獨行山中。不避蛇虎。所得薪。人負百觔而止。髯獨負二百四十觔。然鬻於人。止取百斤價。人或訝問之。髯曰。新取之。山人各自食其力耳。彼非不欲多。負力不贍也。吾力倍徙而食。不兼人。故賤其值。且值賤。則吾薪易售。不庸有利乎。由是人頗異之。如刮目焉。髯目不知書。然好聽人談古今事。常激於義。出言辨是非。儒者無以難。嘗荷薪至演劇所。觀精忠傳。所謂秦檜者出。髯怒。飛躍上臺。捧檜毆流血。幾斃。眾咸驚救。髯曰。若為丞相。奸似此。不毆殺何待。眾曰。此戲也。非真檜。髯曰。吾亦知戲。故毆若真。膏吾斧矣。其性剛疾惡類如此。髯有兄進香。茅山墮崖折胸死。或傳其暮夜飲酒不誠。被王靈官鞭殺者。髯怒走。一日夜詣茅山。飲大醉。數王靈官曰。汝有罪。三人敬祖師。來進香。固

有善心。飲酒小過。無死狀。汝輒殺之。不仁罪一。祖師以慈庇下土。量甚宏大。汝居位下。行殘忍。不遵祖師意。不恭罪二。吾兄小人也。酬香而來。小被酒。汝輒殺之。吾來不酬香。昨實大飲。今日。詈汝。汝反不能殺。無勇罪三。汝宜毀撤。曷為橫鞭。瞋目坐踞於此。欲奪鞭碎像。衆警遣之。乃止。負凡骨歸葬焉。洞庭有孤子陳學奇。聘鄒氏女為室。婚有期矣。女兄忽奪妹志。獻蘇宦某為妾。學奇泣訴於官。官畏宦勢無如何也。學奇訟女兄。宦並庇。凡不得伸。學奇窘甚。一日值髻於途。告之。故且曰。若素義激。能為我籌此乎。髻許諾。然需時。日以待之。毋迫我也。學奇感泣。髻去。驚身為顯者。與僕顯者。以其多力而勤。甚信愛之。得出入內闈。鄒女果為其第三妾。髻得閒。以陳情告。女泣如雨。訴失身狀。願公為崑崙髻。曰。毋迫。一日顯者夫人率羣媵遊天平山。顯者不能禁。髻嘿賀曰。計行矣。於是密具舟。河干。衆妾登輿。髻昇第三輿。乃鄒氏也。出門。給其副。迂道疾行。則至河干。謂女曰。登舟。舟遽開。帆疾如駛。羣僕駭變。號呼來追。髻拳三人仆地。不能出聲。徐去。則女舟已至陳門矣。學奇得室。忻感。謂古押衙不是過也。髻謂學奇。亟宜鳴之。官以得妻狀。官始不直顯者。至是稱快。詢知義由於髻。賜酒帛花綵以榮之。顯者慙。杜門。若不聞者。自是義樵名益著。年五十餘矣。甲申。闖賊破京城。

崇禎帝凶問至。或傳於市中曰。李自成坐却龍廷矣。髯不信。歷問三四人。言如一口。髯大憤。曰。吾生年七八歲時。即知皇帝姓朱。今李賊何為者耶。故君安往耶。何文武滿朝無一人出力救耶。吾年老不能復為賊百姓也。乃大呼天者三。投具區以死。死之日。義聲振吳下云。

顧子曰。義哉髯也。見義必為。矢志不屈。求之士人中。亦憂憂難之。况樵子乎。髯無姓名。吾師吳頌筠曾為立傳。傳未悉。予又詢之朱子僧臣。所言如此。良不妄矣。彼附勢利忘君親者。觀髯梗概。亦可以知所做乎。

張山來曰。觀劇忿怒殺人。所聞者非止一事。此樵奇處。在後數段。劫鄒女。尤見作用。至自投具區以死。真可謂得其所矣。

趙希乾傳

甘表中素

趙希乾。南豐東門人。幼喪父。以織布為業。年十七。母抱病月餘。日夜祈禱身代。不少愈。往問吉凶於日者。日者推測素驗。言母命無生理。又往卜於市。占者復言不吉。希乾踟躕不去。曰。何以救母病。占者惡其煩數。曰。汝母病必不治。若欲求愈。無乃割心救之耶。希乾歸。侍母左右。見病益危篤。時日光斜射牀簾。形影子立。寂寂旁無一人。

希乾忽起去。箚中得雉髮小刀。立於牕外。剖胸深寸許。以手入取其心。不可得。忽風聲震。颯門戶。胥動。以為有人。至四顧。周章急。取得腸抽出。割數寸。蓋人驚則心上忡。腸盤旋滿胸腹云。希乾置腸於釜上。昏仆就室而卧。頃刻。母姑來視病。見釜上物。以為希乾股肉也。烹而進之。母再視希乾。則血淋漓心腹間。不能出聲。始知希乾為割心矣。城邑喧然傳其事。聞於令。令親往視之。命內外醫調治。母子病不數日。母病愈。旬日。希乾亦漸次進飲食。胸前腸出不得納。每日子午間。冀滴瀝下。月餘後。希乾起無恙。終身矢從。胸上出。趙氏故宋裔。為南豐巨族。宗黨以為奇孝。供贍其母子。而更教之讀書。學使者侯峒曾聞其事。取充博士。弟子員崇禎壬午。以恩詔天下學。選一人貢於成均。學使者吳石渠既考試畢。進諸生而告之曰。百行以孝為先。趙希乾剖心救母不死。不可以尋常論。建武多才。校士衡文。希乾不應入選。今欲諸生讓貢。希乾以示獎勵。諸生咸頓首悅服。於是以希乾選補壬午恩貢。又三四年而有甲申乙酉之變。希乾避亂山中。將母不遑。遂賣卜。奔走於四方。以養其母。又十餘年。母壽八十餘而卒。予自幼時。常見希乾過先君談。飲食起居如常人。而黎黝高準方耳。睛光滿眸子。頎然而長。多渾樸之風。與之立久。胸間時聞穢氣。予年十歲。先君請希乾入

書室命表肅揖再拜。求解衣開胸視之。兩乳正中。間腸突出寸許。色鮮紅如血。以絲帶繫竹筒。懸於頸。乘其腸糞出。洗換竹筒。日必再三換。常時滴黃水不絕。蓋已三十餘年。自是希乾少家居。母死未十年。而希乾亦卒。年六十一。

甘表曰。朝廷不旌毀傷愚孝。尚矣。然希乾一念之誠。若有以通天地格鬼神也。豈不可嘉哉。湯公惕菴最惡言希乾事。予則以為應出特典。一加旌賞。蓋事不可法。而可傳。使知孝行所感。雖剖胸斷腸而不死。豈非天之所以旌之耶。天旌之。誰能不旌之。然旌而不傳。不若不旌而傳也。安得龍門之書。以施於後世哉。嗚呼。古今忠孝之士。非愚不能成。而世之身沒而名不傳者。又何多也。悲夫。

張山來曰。予友王不菴。曾為予言孝子事。惜屬口述。不獲載之簡編。今甘子中素以斯傳見示。乃知事之度越尋常者。終不能泯其姓字也。

萬夫雄打虎傳

張 愬南村

涇川有萬姓。字夫雄者。少負膂力。以拳勇稱。初亦未嘗事田獵也。一日與夙所莫逆。爾汝昆季范姓友。早行深山中。忽林莽出巨虎。搏范以去。范號曰。萬夫雄。救我。救我。萬亦茫然。不知所措。遂撼大樹拔之。怒持樹往。追經里許。震天一呼。虎為逡巡退步。

者三。范得以脫。因挺擊虎。中其項。虎負狎。欲迎鬪。然項痛。竟不能舉。萬乘勢一再擊之。虎斃矣。母虎暨虎子相尋至。萬度不能中止。且却且前。又奮鼓生平之勇。縱送格撲。而二虎復相繼而斃於其手。嗟乎。萬夫雄。一鄉野鄙人耳。素不識詩書。為何物。亦不識交道為何事。而倉卒間。不忍負異姓兄弟之意。卒斃三虎。以救其友。其義豈不甚偉。萬夫雄。亦誠烈丈夫哉。余嘗見世之聚首而處者。交同手足之親。誼比金石之固。設有緩急。即蜂蠆微毒。不致貽禍殺人。當其紛紛未定之時。雖夙昔周旋密邇。徒輩靡不潛跡匿形。鳥飛雲散。悄然而不一顧焉。其視萬夫雄。為何如也。或云。一人而斃三虎。頗似不經。殆屬烏有子虛之談。噫。誠有之矣。家九宣從涇川來。為余述其事。最奇。亦曾親見其人。短小精悍。與之語。意氣慷慨。鬚眉狀貌。殊磊砢不凡。飛揚跋扈。猶可想望。其打虎時。英風至今。颯颯云。蓋義憤所激。至勇生焉。即萬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也。從古忠孝節義。蹈水赴火。為人之所不能為。並為人之所不敢為。往往以蚩愚誠朴。而得之。萬夫雄。有焉。

南邨野史曰。余友蒼畧氏。聞其事而異之。太息曰。士亦視所托身為貴。且得交萬夫雄。其人雖陷入虎口。猛虎不能害也。甚矣。人固不可無義烈男子。以為之友哉。

張山來曰。叙次明晰。斷制簡老。行間殊凜凜。有生氣。斯為有關世道之文。

虞初新志卷九

清一新安張潮山來輯

劍俠傳

王士禎 阮亭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主章邱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氈笠。錦衣弓鞋。結束為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踪跡。疑劍俠也。從姪鷓。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橐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幘。頭狀貌甚獍。至尼菴。入門。有解三間。東向牀榻甚設。北為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廡無妨。久之。持殊封鑰。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轟然而闢。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眾急持械。謀拒之。廡門已啟。視之。即紅幘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眾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

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愬耳。然尼異人。須吾自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為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嫗挾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作狡獪。罪合死。吾當為一決。顧嫗入。率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卻否。眾聚觀。果紅幘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空。無人矣。尼高髻盛裝。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費金數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扃鑰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以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子假一月。往踪跡之。願以妻子為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若干。叟曰。我稍知踪跡。可覓露車乘我。君第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煙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曠。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

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可肩摩。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問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醫。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王公之居。歷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入。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髀。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詢來意。具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即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好將息。即有人引至一院。高門而去。餽之食。極豐腴。是夜月明如晝。啟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繫繫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徬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子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愴恍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妾出。書呈之。中丞啟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吏歸舍。釋妻子。豁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三寸。寧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日照李洗馬應薦云。

張山來曰。予嘗過中山。狼恨今世無劍俠。徃想之。讀此。乃知尚有異人。第不識於

我有緣否也。

皇華紀聞

王士禎阮亭

天順間。思縣人趙雲。性至孝。母劉病篤。聞懷慶府濟源廟神有靈藥。誠求可得。雲往求之。越二日。水中涌出一絹囊。內盛絳桃花片。約二升許。持歸煎湯奉母。疾果愈。其餘愈疾又十餘人。

白馬營。在思縣西十五里。夏秋之際。清晨輒現城郭人物。林木鬱葱。日出乃不見。在平馬令村。亦有此異。蓋山市海市之屬。陸地亦有之。

賴塔拉把土魯。滿洲人。素以勇稱。常從征浙閩。一日浴於溪。水底有物。槎枒如古木。因呼僮輩縛以繩。共引出之。則一龍首鬚鬣宛然。縛者乃其角。衆皆驚走。賴神色不變。徐入水。手解其縛。少頃雷雨晦冥。龍騰空而去。衆皆無恙。人更稱為縛龍把土魯。

把土魯勇也。元時把土魯必出上賜。本朝亦然。

張大悲。合肥人。居邑之香爐巖。好仙術。常畫地為限。牛不能出。恒作泥丸食之。坐臥處。往往有雲氣。後不知所終。

朝城陳給事贊化。崇禎間為桐城令。偶有餽蛋者。其一有五色光。令家雞翼之。俄卵

破得一小白鳳。不數日。寢大時去。時來。其伏卵之雞。重至三十觔。毛變五色。久之。同翔去。

王文正。桐城人。七歲。得道書。能役鬼神。後禱雨皖城。有道人亦禱雨池口。池口雲起。文正招雲過皖。道人曰。皖有異人。即棹片席渡江訪之。文正亦浮磨江中迎之。諮論竟日。臨別。道人以三指拊文正背。有頃背痛。則有三銅釘入骨。文正急用甕自覆。圍火煉之。戒家人曰。七日勿啟。可活。至五日。家人不能待。試啟之。釘已出三寸許。文正歎曰。命也。遂死。

何公冕。潛山人。少遇異人。授符篆二卷。能役鬼神。初置田於亂墩山。磽确無水。公冕每取手巾瀝水。町畦盈溢。會大旱。郡守遣役檄呼之。公冕笑曰。吾非可檄者。但汝往來烈日良苦。吾書符汝掌中。當得片雲覆頭。可固握之。使至。如其言。守怒。固令開視。則疾風雷電驟作。乃大驚。禮致之。常行路迷津。問芸者不答。公冕取柳葉布田。盡化為角。芸者競取之。至禾皆被踐踏。及登岸視之。乃柳葉耳。

崇禎癸未。潛山縣溪河中。結冰如錢形。上有古篆文。四人莫辨之。

南華寺。六祖鉢。非金非石。魏莊渠督學廣東。遍毀佛寺。至曹溪。索鉢擲地碎之。為二

每片各有一字。視之乃委鬼也。莊渠異之。寺因得不毀。

崇禎中有彭舉人某。病中夢至一官府。其神冠冕坐堂皇。狀如王者。聞胥傳呼魏校一案。須臾有一官人。峨冠盛服而入。其神問何以毀曹溪鉢。答言。吾為孔子之徒。官督學校。在廣東所毀淫祠幾千百所。豈但一鉢。神云。聞鉢破中有魏字。如此神異。烏可以為異端而毀之。答言。魏是子姓。既數已前定。雖欲不毀。其可得耶。神語塞。揖之而出。彭病痊。為人言如此。

林癸午。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投陽江北貫中。為人牧豎。每出牧。以簫管一枚自隨。牛有逸者。取簫畫地。牛不敢出。晚歸。輒束簫高篋中。篋俯地受寄。若有神物伺之者。河畔一巨石。形如犬。癸午每坐嘯其上。忽一日。謂其徒曰。吾當以來日上昇。明日往。眎與石俱不見。事在萬曆初年。

崇禎丙子秋。廣州城東二十里。北亭洲田間。有雷出地。奮而成穴。畊者梁某。投以石。空空有聲。內一雄雞。其中。逾夜雞鳴無恙。乃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數枚。各重十五六兩。有二金像。冕而坐者。并髻如后妃者。各重五六十斤。地皆金蠶珠貝。旁有鏡一。光燭穴中。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游泳。他異物不可指識者甚眾。梁攜歸。光動四鄰。

鄰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尺餘深三丈。中有碑。乃偽漢劉龔塚也。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於正寢。粵光天五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違神於康陵禮也。文多闕不盡載。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賜紫金魚袋臣盧應初撰。並書。按五國故事。龔天福壬寅歲四月避暑甘泉宮。未幾殂。通鑑及十國春秋皆作三月。據碑當以五國故事為正。十國春秋又云。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錮之。堅不可啟。光天乃龔子玠年號。玠立僅二年。為其弟晟所弑。即改光天二年為應乾元年。按光天無五年。十國春秋稱殤帝光天元年八月。葬天皇大帝於康陵。與碑皆不合。又考偽漢諸臣列傳。止有盧膺仕岩為工部侍郎。才藻俊茂。晟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應初名。識之以俟博雅者考焉。

澹歸禪師集。六和尚小傳云。吳震崆侍御。小字六和尚。髫時讀書燈下。水中盂內躍出一僧。長三寸許。遶案而行。且言。震崆驚問之。曰。吾能知人終身。亦知人前世。震崆意稍定。曰。試言我終身。曰。汝以某年登科。某年登第。初任某官。再三任某官。曰。更言我前世。曰。汝前世某山某僧。吾即汝同道之友。今相報耳。曰。何以教我。曰。當早回首。

無忘來處。因忽不見。明日案上瓶花枯枝更開。一生功名片語不爽。

詔人黃思德紀事云。韶城西南樓有關帝廟。順治丙申五月二十日未時。思德遊芙蓉山。歸從舟中見樓上毫光炫曜。關帝披金甲。藍紗巾。立樓牖面北。少頃面轉西。移時而沒。兩岸居人皆見之。且驚且拜。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三十。凡四日。依時復現。次年丁酉七月初十。十二。十四日。依時復現。或黃蓋。或二將隨侍。見者不啻千萬人。因鐫碑勒像以誌靈異。此事余在京師聞之。袁密山景星通政至曲江。乃得其月日之詳如此。

張山來曰。皇華紀聞凡四卷。先生奉使南海時所筆記也。余竊借取異事數條。蓋欲與拙選相類云爾。倘讀者欲觀全豹。則自有原書在。

毛女傳

陳鼎定九

毛女者。河南嵩縣諸生任士宏妻也。姓平氏。美而且淑。歸士宏。閱三歲而無子。乃往禱少室。行二十里。度絕嶺。方舍車而徒。以休輿夫。忽猛獸橫逸。平氏驚墜深谷。士宏四顧皆千仞壁。不可下。大慟而歸。召沙門梵誦。誓不再娶。平氏既亡。三年。里有張義向。暨任家。往樵山中。梓聞幽篁深菁間。婉婉呼張義者。義大駭。回顧見一毛女。通體

垂黃毫長六七寸許。因咋舌不敢語。毛女曰：我任家大嫂也。汝不相識耶？義驚曰：大嫂固無恙乎？何幸而得此？曰：我初墜緣，籐得無損。既而餒甚，見交柯女貞子，甚繁，因取食，味殊澀，不可口。三日後，則甘香滿頰。三月乃生，毫半載，則身輕如葉，任騰蹕上下矣。第山中之水，惟此有泉，渴則來飲耳。不意得與汝相見，義具道。任生哀慕，狀毛女曰：我已趨然，輕舉與鸞鶴為伍，其樂何如？肯復向樊籠哉？為我謝任生，早續姻盟，以豐後嗣。毋徒自苦也。言已一躍而往。義亟報任生，任生大喜，即偕義詣樵所取之伏草中。俟三日，毛女果至，直前抱之。毛女曰：誰耶？曰：夫也。曰：妾貌已寢，君不足念也。曰：我不嫌汝，何忘夙昔之好乎？因泣下。毛女心動，乃允之。遂輿歸，初飲食，腹微痛，踰時而定。半月，毛盡脫，依然佳麗也。自是情好益篤，生子女數人。歷四十餘年而死。外史氏曰：神仙可為也。使平氏當飲水時，不呼張義，則凌蹕碧虛之上，一死生而無極矣。何至埋身黃壤哉？甚矣情絲之難割也。

張山來曰：使我為任生，則隨毛女入深山中，亦效其餌女貞實，共作仙家眷屬，何樂如之？計不出此，何也。

寶婺生傳

陸次雲 雲士

寶婺生忘其名。順治初。我師破金華。寶婺生夫婦相散失。生卧積屍中。得免死。婦行不知所向。為健兒所獲。無何。健兒移師駐華亭。生覓耗於華亭。不可得。困乏無聊。坐歎於旅館之側。旅館主人鑒其貌。憐而問之。生告以故。主人曰。若識字乎。曰。識。曰。習會計乎。曰。習。主人曰。盍留我館中。勦若事。而徐訪爾妻。可乎。生曰。得如是。誠幸甚。生入館。悉代主人勞。主人逸甚。而業加盛。利倍入。主人有女。欲妻之。而未發也。一日者。旭始旦。一人急遽趨而來。至館。飯畢。酬值。急遽趨而去。生視其有所遺。啟之。燦然白鏹五十金也。以告主人。俟其返。日亭午。其人復急遽趨而來。汗漬衣。息喘喘。詳視几地。茫然也。生問之。曰。覓遺金。生曰。遺幾何。曰。金五十。生曰。何用乎。曰。持向營中。往娶婦。失之矣。將奈何。生曰。金固在。還之於子。無苦也。即出金。其人受金。拜謝去。越數日。失金者持二粟云。蒙子還金。事諧矣。某日當婚。此婚君所賜也。敬請主人與君飲。卮酒。生固辭。主人曰。吾勿暇。而不可却也。生秉主人之命。至期往。往見失金者之家。乃亦一善族也。日未晡。生閒步溪頭。遙見一葉扁舟。半篙春水。中有翠袖雲鬟之人。掩袖而坐。云。載新婦至。生偶舉目。視婦儼然。故妻也。婦偶舉目。視生儼然。故夫也。於是生一慟而偃於碧草之上。婦一慟而伏於孤蓬之中。舟及門。促婦起。不能起也。問

其故曰適見一人如故夫故傷悼欲絕耳問其人何若婦言其儀表衣冠宛然生也娶婦者急寬生見生悲卧不能起問其故不肯言固問之曰適見一人語未畢哽咽不能續娶婦者憬然曰我知之是婦即君婦矣君既得金君之金矣還金而贖婦是天命我代君以完其偶也君無悲吾感君義故不以此為報乎生難之娶婦者請其主人以為主主人曰還金者義士也還婦者義不在還金下娶婦而失婦不可也吾有女當妻還婦者所娶婦當返還金者聞者咸以為善而兩從之更推主人之義與二義士相鼎立

陸子曰余讀惠山學士兔絲女蘿之篇見有商山人失婦為健兒妻健兒亦失妻為商山人婦征途相遇各易以歸者歎其奇絕而寶琴之遇更奇亂離之際鏡破珠沉不勝數矣而健兒以不吝使商山人認婦而得妻彼還金者亦猶是也天乎人乎雖曰天意而所以格天者吾以為不在天也

張山來曰篇中有極難措語處須看其不棘手之妙

王義士傳

陳鼎定九

王義士者失其名泰州如臯縣隸也雖隸能以氣節自重任俠好義甲申國亡後同

邑布衣許元博德溥不肯雉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棄之市妻當徙王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款獻不成寤其妻怪之問曰君何為彷徨如此耶王不答妻又曰君何為彷徨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毋以我為婦人也而忽之子第語我能為子籌之王語之故妻曰子高德溥義而欲脫其妻此豪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願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耶妻曰誠然耳何戲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溥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即就道每經郡縣驛舍就驗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徙所風霜艱苦甘之不厭於是皐人感之斂金贖歸夫婦終老於家焉

外史氏曰今之吏胥祇知侮文弄法以求溫飽何嘗知有忠義也王胥竟能脫義士之妻而其婦尤能慨然成夫之志噫蓋亦千古而僅見者矣

張山來曰嬰曰猶趙氏客也此婦竟遠過之乃逸其名氏惜哉

紀陸子容事

王 啁丹麓

錢塘陸子容名韜一名自震少負異姿喜讀書經傳史記背誦如流邑侯梁公試童子以古文詩詞拔取第一廉其貧解金贈之子容盡以買書晝夜讀得咯血疾已又

向友人借二十一史力疾研尋隨有論撰疾愈篤遂死其師張祖望哭以詩曰荒園寂寞綠苔生腸斷當年陸士衡春鳥不知人已去棠梨樹上兩三聲子容有內兄某者素不習詩讀張詩而哀之欲和不能輾轉牀第間倦就寢忽見子容相謂曰君和張先生詩未得耶予已和成為君誦之誰向蓬門問死生諸公枉道駕車衡我遊泉路無他樂惟聽蕭蕭松栢聲某遽驚寤寂無所見時銀釭半滅惟有月映總帷而已詰旦以詩示祖望且告以故祖望把其詩流涕曰聲情悽鬱何其詩之神似子容也傳寫人間和者幾數百人予亦有詩云一讀遺編百感生文章無價漫權衡子期去後知音少腸斷高山流水聲好事者輯而存之近得卒業因歎結習之不能忘如是哉夫幽明異路縱甚所親愛亦皆棄之如遺而獨於詩文之際徃徃欲自見其長有不能盡泯者豈非心之所結雖生死亦莫為之隔耶吾知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子容終不樂以才鬼自鳴於時矣因紀之

張山來曰語有之寧為才鬼尤勝頑仙然才鬼附乩作詩文者世多有之今此則於夢中和韻尤為奇也

雌雌兒傳

陳鼎定九

雌雌兒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自言崇禎時孝廉也。未幾為道士。往來江陰。無錫間。與子里黃介子先生善。每過其家。必袖一刺。大書年家眷弟雌雌兒頓首再拜。投入相見。必交拜。別去。必頓首。衲衣外。別無他物。惟腰佩竹筒。三大錢圍長五寸而已。後遊雲間。雲間諸氏。素封家也。有空屋三百餘楹。雌雌兒住僦之。如數與之值。既入。鍵其戶。獨坐堂上。取所佩竹筒。揭蓋傾之。如芥子狀者。躍於地不止。須臾盡。化椅棹帷帳器。四無不具。既而復取一筒傾之。如芥子者。復躍於地。須臾穀粟飲食牛羊雞犬無不具。又以一筒傾之。則僮僕婢媪妻妾男婦數百人。皆集矣。供奔走者。除堂宇者。整器用者。頃刻如大富貴家。諸氏從門隙窺之。大驚。以為怪。於是雌雌兒乘車馬。擁僕從。交遊通國。居久之。諸氏以為妖。使人辭焉。雌雌兒盡以妻妾僮婢器用牛羊之類。納諸筒內。飄然長往。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黃介子高足徐佩玉弟羣玉。與松江倪永清為予言。雌雌兒高士也。以幻術避世。而世卒不容。屢遭斥逐。終遁深山。嗚呼。士生亂世。道亦窮矣。

張山來曰。昔陽羨諸生。以眷屬什器飲食。納口中。今雌雌兒以眷屬什器飲食。納竹筒中。似遜陽羨書生一籌。然書生眷屬有外夫。而雌雌兒則無之。是雌雌兒又

勝於陽羨書生也

再來詩識記

沙張白定奉

弘治中。閩之侯官。有老儒某。博學善文。屢舉不第。性迂介。貧困日甚。生一子。不能讀書。傭耕自給。年七十。鬱鬱死。死之夕。取生平著作題詩。其後囑其妻善藏之。遂卒。貧無以斂。門人某某四五人。醵金斂之。內某生者。家富。尤篤於誼。偕同學涕泣執喪。瘞之而後去。又時時周卹其孥。嘉靖改元。江南有某公者。十五發解。十六捷南宮。夙慧神敏。起家庶常。不五年。出典閩試。拔士公明。風簷操筆。為程氏之文。文不加點。八閩傳誦焉。九月之望。值公誕辰。撫按監司。莫不具觴為壽。以翰苑之重。銜命典試。禮儀賓主。盛絕一時。都人士莫不歆豔。目為神仙中人。薦紳先達。亦相顧而愧弗如。蓋不難其遇。難其少而遇也。抵暮醉甚。而晉接無間。避歸使舟。閉艙酣寢。戒舟人盡卻賃客。比酒醒。已夜半矣。月射紗窗。晶皎如晝。顧瞻岸崖。清興忽發。遂潛易衣幘。呼一小豎自隨。乘月信步。不覺數里。所見山川林壑。恍若舊遊。意頗訝之。俄聞哭聲甚哀。出自村舍。公聞之。悽然心動。尋聲踪跡之。至一僻小聚落中。一家茅屋數椽。了無籬落。命小豎排闥入視。則有老嫗年且八旬。頭髮皓白。然一紙燈。設野蔬麥粥。祭其亡夫。

而哭之詞旨悲惋。公揖而問媪。夫人何為者。過哀乃爾。媪揮涕而謝。撮一破繩床。命公坐。已乃泣告曰。妾擬晝祭亡夫。而兒子遠出。遲之至今。度弗返矣。不得已夜祭之。覓杯酒為奠。不可得用。是感傷。頓違夜哭之戒。知不免為君子所譏耳。公曰。賢夫何人。沒來幾載。祭既無具。曷不姑俟質明乎。妾夫侯官老儒。才豐命嗇。沒於宏治某年。今日乃忌辰也。未亡人伉儷情深。雖乏椒漿。不忍不祭。移忌就明。理不敢出。公聞之愕然。蓋其忌辰。即公之生辰。而以歲計之。適二十一。覩媪容貌憔悴。而吐詞溫雅。有儒家風。且驚且憐之。因問曰。賢夫既是碩儒。必富著述。遺編存者。可得見乎。媪聞而泣然首肯。若有所思。既而告公曰。妾事先夫五十年。見其精勤嗜學。無間寒暑。瓶無粟。突無烟。淡如也。著述之富。充棟汗牛。制義文字。別為一編。六十以後。每取而讀之。未嘗不撫几太息。泣下數行。妾恐傷其意。每匿藏之。不使得見。將死前一月。忽燔烈燭。誓將焚之。既而展玩再四。徘徊不忍。囑妾曰。一世苦心。難付秦炬。當藏吾棺中。以為殉耳。言已歛。歛久之。易簀之夕。又向妾索觀。題詩其後。而語妾曰。好藏之。當有識者。既而笑曰。文義高深。非吾再來安識。其中神妙乎。吾生無愧。作死而食報。易世而後。大興吾宗。今天下寒儒吐氣也。言已大笑。而絕。迄今二十年。唯門生數輩抄而讀。

之他未有過而問者也。公聞急索觀之。開卷第一藝則發解首墨也。從初迄末一字不殊。公益駭然。細加繙閱。則自應試游庠。決科會試。一切試卷。墨裁論表策判。以至廷試策館選論。皆在集中。閩闈五程亦皆集中語也。最後有一詩。蓋臨終絕筆。其詩曰。拙守窮廬七十春。重來不復老儒身。煩君盡展生平志。還向遺編悟夙因。公讀之。恍然大悟。點首浩歎。仰視破屋頽垣。真同故居。因問嫗曰。向有臥榻。今則安在。嫗以燈引公入。則朽簣敝衾。塵土空滿。嫗擁破席。臥草薦中。公對之。歎息泣下。嫗亦駭然。問公君子。對貧居而飲泣。豈於先夫有師友淵源之雅乎。公曰。非也。賢夫所謂再來人。即我是也。今日之會。豈繫非天。嫗曰。先夫之亡。妾柔腸寸斷。因聞再來之語。私嚙屍股。刺指血塗之。以圖後驗。君子。豈有此徵哉。公解靴出股。齒痕宛然。作血殷色。於是嫗大啼泣。公亦悲不自勝。徐慰嫗。夫人無憂。賢夫讀書七十年。老不食報。而取償於吾。吾之逸。賢夫之勞。貽之也。苟昧夙因。即年少登瀛。皆僥倖耳。吾當大興前生之門。以酬夙願。使天下老儒有所感奮。不徒為夫人溫飽計也。嫗收淚而謝。公又問令子焉。往。嫗曰。先夫沒後。妾母子無以自存。幸及門數生。猶敦古處。每當忌日。必遣郵祭。今某生甫登賢書。未暇躬至。故遣兒子詣之。不識何以不至。公問某生姓名。則是

科所拔解元某也。餘四五人亦皆新貴。公又慨然久之。既而東方漸明。媪子已至。後有蒼頭負酒米錢物相隨而來。其子蓬髮布衣。一田家莊夫耳。媪命與公相見。詢其何以歸遲。子言某解元以座師壽誕。率同年稱觴。衙署舟次。兩不獲見。彼候師而我候彼。是以歸遲。公顧負米者曰。若某解元僕耶。曰。然。曰。歸語汝主。速來會此。其僕星馳而去。媪語其子。以再來。故子欲以父禮事公。公曰。不可。此隔世事耳。俄而某解元及同年數輩來。聞公語。皆頡首曰。兩世師弟。古未聞也。未幾。縣令來。又未幾。太守至。公對多官。備述所以。無不愕然稱奇。公於是首祭老儒之墓。加封樹焉。大集姻族。咸有饋贈。其於媪母子。有恩者。倍酬之。為媪子買田宅奴婢。傾貲賑給之。自撫按潘臬下至公所取士。莫不有贈。媪母子遂為富人。又為其子娶婦。數日間。傳遍八閩。自江以南。悉播為美談。老生宿儒聞之。有泣下者。公以歸期急。不及久留。辭媪母子去。終其身。往返不絕焉。後其子生子女各五。某解元者。與為婚姻。五子讀書。三登甲第。最少者。猶以鄉貢起家。至二十石。科名綿綿。為閩中鼎族云。

張山來曰。前生處約。而今生處樂。實所不必。以其於前生毫無所益也。若盡能如此。公則無復有遺憾矣。

虞初新志卷十

新安張 潮山來輯

筠廊偶筆

宋 莘牧仲

今上御極之四年。鹿邑中翰梁公。遂以 詔使過洞庭。風雨中。見一人。長髯藍衣。紗帽。氣度閒雅。乘一物似馬。半沒水內。侍者持杖。猙獰隨其後。與波濤上下。舟中數十人。共見之。相距纔數武耳。逆風而行。良久。迷離不見。其年八月。公返棹過齊安。與余杯酒間。細言之。或曰。此洞庭君迎 詔使。理或然也。

楚之黃安縣野塘。荷葉數百。為暴風捲起。挿三里外。極畦中。一葉不亂。

揚州水月菴。杉木上。儼然白衣大士。像鸚鵡竹樹。善財。皆具。

余於武城見一小兒。四五歲。手足似螳螂。頭高起。作兩歧。見人念阿彌陀佛。惟索錢無厭耳。

孝感夏孝廉振叔。煒見一兒六七歲。浴水中。勢與穀道各二。後不知所終。

樵人於王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濟源某公服之。十年不盡。

一閩人山居。門前忽現宮闕數重。巍煥挿天。須臾不見。蓋山市也。

同里孝廉王皞之有妹生不能言及笄有道人過門乞食云善治病或問之治啞否曰能孝廉遂以妹請道人命取水油各一盞咒之傾一處以簪攪成膏漸結為丸曰以水調服即能言但須焚香謝天耳孝廉以藥授妹服之頃刻能言急覓道人不見舉家向空拜謝聞仙樂喧闐冉冉而去

閩中洛陽橋地有石刻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鄞人蔡錫中明永樂癸卯鄉試仁廟授兵科給事中陞泉州太守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工難施錫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齋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月二十一日也遂以是日興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乃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祭端明且以為傳奇中妄語矣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張山來曰宋先生予父執也撫吳時以大集暨此帙見贈獲之不啻拱璧敬採異事數條載入選中蓋仿前人節錄搜神記續齊諧記之例非敢有所去取也

金忠潔公傳

董以寧文友

金鉉字伯玉武進之剡村人也因殉節謚忠潔人稱金忠潔云初以順天籍領解成進士時年十九不習吏請改教授其大父戶部主事汝升舊多藏書乃與弟綜日夜

讀之繼擢國子監博士遷工部主事先是時明懷宗已誅魏忠賢而太監張彝憲等旋用事至是而賊李自成兵始熾添內餉命彝憲總理戶工錢糧建別署忠潔曰此天下存亡之機也奈何誅忠賢復任一忠賢且我為工曹必將屬視我矣乃抗疏言先言彝憲既有獨踞之庭必強一部郎官匍匐進謁挫士節辱朝廷疏上不報而總理已建署果檄郎官以謁尚書儀注見復上疏固爭之旨諭職事相關自當禮見餘不必通謁金鉉亦不得激陳彝憲意甚得與其黨議接待侍郎官禮或曰視尚書當稍倨憲曰吾當稍恭而待金鉉倨耳金遂集諸郎官倡議曰職事可令掾吏移之吾曹有一人登彝憲堂即屬彝憲假子毋許入孔子廟當提吾靴擲腫其面辱之朝堂於是諸郎官詣尚書各請以公事出至期彝憲坐堂皇黃衫緹衣倡贊畢但見吏不見郎官日詣尚書始來乎待午乎久之又不至乃恚曰避金鉉不即來待晚乎命小豎竊伺門外望扇導來即報已而馬蹄前後過之無一人入者乃大慚憤借驗放十六門火器誣指十八位無火門劾以故悞軍機曰必殺鉉會尚書爭之力僅削籍歸家居益與弟綜盡讀所藏書尤善易學而父汀州太守顯母恭人章更時時慰勉之至父死服闋復起為兵部車駕司主事分守皇城益修城守火器時崇禎十七年二月

也。李自成已陷大同，而宣府鎮方有太監杜勲監視。又上疏曰：宣府京城之蔽，宣府不救。慮在京城，撫臣朱之馮忠勇足恃，恐受內臣之掣，請亟撤之。並撤居庸關，監視不聽。至三月，果聞杜勲以宣府迎賊，朱死之。因哭語弟銍，目今我哭，朱公數日後，汝曹旋哭我也。及賊至居庸關，太監杜之秩吳復迎降，遂進薄彰義門城下。杜勲縋城上，入見大內。惟張皇賊勢以逼帝，遍語諸璫，謂吾黨富貴自在云。忠潔則倉皇點禁兵歸謀，匿母，因哭告母曰：銍守皇城，城亡當與偕亡。今日從母乞此身殉王事。母曰：噫，久謂汝讀書知大義，乃今始向我乞身哉！且我命婦與汝偕勉之。汝魂歸可會我於井矣。趣之出，又命僕追往以朝衣隨之。見賊於京城，殺監察御史王章於城上。王章亦武進人，字芳洲，與忠潔素厚，方為之歎數聲。見市中宮人遍至，言賊入皇城。帝后已死，社稷欲趨入宮。又傳聞提督京城太監王承恩從死，曰：微獨吾鄉王御史也。若輩中尚有一人知大義者，我乃後之不已為若笑耶。遂衣朝衣投御河死。死時有呂胖者亦內監也，儼然而至，兩手反接而睨視之，曰：是金兵部耶。是人素不居我輩於人面，豈渠能死吾獨不能死哉。渠生欲遠我，我偏近之，亦自沉於此。僕以奔告其母，母曰：孝哉銍也，既信於王公，又能激呂監死，吾安可以誑銍。急正冠帔投井中矣。

王氏隨之下。遂與俱死。餘歸收葬。畢焚其書而長慟曰。吾母乎。吾兄乎。此時會相見而相依乎。哀號數日。又死井中。後王師至。家人請入皇城。求得忠潔屍。已與呂益骨相雜。不可分斂。而皇城又不得入。概竟合兩骸。奠葬御河堤。而王御史之喪歸里。張山來曰。明末死於忠義者。較前代為獨盛。特存此一編。以當清夜聞鐘。發人深省。

核舟記

魏學伊子敬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為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嘗貽余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為艙。窮蓬覆之。旁開小牕。左右各四。共八扇。啟牕而觀。雕欄相望焉。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糝之。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為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誦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

臥一檝。檝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推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其船背稍夷。則題名其上。文曰。天啟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蚊足。鈎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計一舟為人五。為牕八。為箬蓬為檝為爐。為壺為手。卷為念珠。各一對。聯題名並篆文。為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為之。魏子詳曠既畢。詫曰。嘻。技亦靈怪矣哉。莊列所載稱驚猶鬼神者良多。然誰有游削於不寸之質。而須糜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於我。亦必疑其誑。乃今親睹之。繇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為母猴也。嘻。技亦靈怪矣哉。

張山來曰。眼鏡中有所謂顯微鏡者。一蟲之細。視之大如棗栗。由此推之。則一核未嘗不可視為東瓜矣。

沈字中傳

陸次雲 雲士

沈疇字字中。居武林北墅。不脩小節。越禮驚眾。作填詞奪元人席。好縱酒。日走馬蘇白兩堤。髯如戟。衿未青。不屑意也。崇禎某年。當九日。攜酒持螯。獨上巾子峰頭。高吟

浮白有僧濡筆竊記其一聯云有情化笑無情客得意山看失意人為之叫絕拉歸
精舍痛飲達旦家人覓至曰今邑試郎君何不介意耶。峽方醉踈未開履無詳步扶
入試院則已几席縱橫置足無地。峽乃積墨廣硯立身高級大書登高詞於粉壁之
上其首闕曰萬峰頂上險韻獨枯鱗撐傲骨與秋鏖天涯誰是酒同僚面皮雖老儘
生平受不起青山笑難道他辟英雄一紙賢書到做了禁登高三寸封條題畢而下
有拍其肩狂叫者曰我得一賢契矣。峽視之則令也潛視其後良久矣。今宋姓兆和
名字禧公雲間名士不屑為俗吏態者把峽臂曰昔賀監遇李白為解金龜當酒我
雖遠遜知章君才何異太白。此日之事今古攸同。盍拈是題與君共填散曲。誌奇遇
乎。峽曰善。令未成而峽稿脫更復擊節擢之冠軍薦之學使者補弟子員聲譽大起
嗣是非令醉。峽即醉。令交誼既狎。畧師生而爾汝。更冠易服戲樂不羈。峽弟有訟
對簿於令。令佯為研鞫。峽躍出廳事大呼曰錯矣錯矣。令拂袖起事聞直指以白簡
斥令。令恬然勿怨也。明鼎既移閣部馬士英捲其殘旅遁迹西陵。峽往談兵。士英偽
為壯語云當背城決勝。峽馳歸語里人曰此地頃為戰場矣。里人羣譁曰丞相宵奔
將軍夜遁誰能任戰。欲殃吾民。爭擊斃。峽燒其著書所存者。獨息宰河館春園傳奇

二樓縮春園尤為詞場稱艷云

陸次雲曰。余童子時。嘗從道中見字中策騎過。有河朔少年風。及長。讀其詞。而歎其死語云。凡人之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者。字中之死。鴻毛耶。泰山耶。吾為能論定之。

張山來曰。文人不諳世務。是以為世所輕。稍不得意。輒作不平鳴。若止觀其文。誠足令人敬之重之。甚矣全才之難也。

愛鐵道人傳

陳鼎定九

愛鐵道人。逸其姓名。雲南人也。少時曾為郡諸生。明亡。即棄家為道士。冬夏無衣。禪惟以尺布掩下體。不火食。所食者。瓜菘蔬果。滇中四時皆暖。雖臘月有鱗物。故道人竟辟穀。性愛鐵。見鐵輒喜。必膜拜。向人乞之。頭頂肩臂。以至胸背腰足。皆懸。敗鐵行路。則錚錚然。如披鎧。自號曰愛鐵道人。久之。言人禍福多奇中。愚男女皆以神仙奉之。而道人亦遂以神仙自居。更號曰愛鐵神仙。嗜飲。市人爭醉以酒。婦人持酒與。則傾潑不飲。或詰之。則厲聲曰。若不聞孟聖人云。男女不親授受乎。於是神仙之名四走。有不遠數百十里。來問吉凶。時道人寄跡破廟。日環繞門者數百人。道人大怒。罵

曰。我何神仙。我貪酒。花子耳。知底吉凶。汝輩來問我。即擊穢撒之。衆乃散。與蜀中銅袍道人張閑善。銅袍者。聯銅片為衣而服之者也。故號曰銅袍道人。嘗攜杖頭錢。與愛鐵飲於市。醉則歌嗚嗚。大慟而後休。甲寅亂。二人不知所往。

外史氏曰。以鐵為衣。以銅為袍。豈炫異以駭人耳目耶。抑道家別有所屬。而寓意於銅鐵耶。皆不可得而解也。

張山來曰。既有鐵。便應有銅。愛金銀者為貪夫。則愛銅鐵者自是異人矣。

北墅奇書

陸次雲雲士

順治時。山左有李神仙。游行京邸。庚子。北直鄉試。有兩生密詢試題。李笑曰。公皆道德仁藝中人也。無庸卜。題出。乃志於道全章。二人皆中式。辛丑會試。又有以場題問者。李曰。五後四。可場中首題。乃知止而後有定一節。果五后字。二題乃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題乃易其田疇二節。果四可字。靈異最多。此特其一事耳。

張山來曰。先君視學山左時。李神仙來謁。自署曰。治仙。先君延入署中。仙命人於架上。隨手取書一冊。復令信手揭開。隨於袖中。取出字紙一條。乃其首行也。又云。明日有貴人送禮至。及次日。衍聖公以巨羅見贈。後不知所之矣。

陳我白瞽目。善揣骨居揚州。吳江相國金豈凡召之。先令徧相諸人。多驗。後及公。陳徧摸之。云：此窮相。不足道。公不語。傍人曰：子無悞言。陳復摸摸。輒搖首曰：不差。公復不語。陳摸至公眼。遽跪曰：此龍眼。當大貴。衆愕然。公笑曰：果神相也。重贈以金。復為延譽。蓋公未生時。父翁禱於神廟。甚虔。夜夢神許賜以二子。視之。即寺傍正者。私念有子如此。不如無矣。神復曰：汝勿慮。當易其眼。取殿廡龍眼納之。未幾。生公。故公以為神也。

張山來曰：審若是。則富貴之後身。仍為富貴。乞丐之後身。仍不免貧賤耶。真不可解。○余卜居維揚時。陳我白已大富。不復為人揣骨。故無從一詢。休咎。聞其頗精於弈。目雖瞽。人不能欺之。尤為奇也。

河南劉理順。鄉薦久不第。讀書二郎廟中。聞哭聲甚哀。問之。乃婦人也。其夫出外七年不歸。母貧且老。欲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銀十二兩。將攜去。媳不忍別。故悲耳。劉聞之。急呼其僕曰：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之用。止有納糧銀在。明早當投櫃矣。劉曰：汝且取來。官銀再設處可也。因代為其子作一書。稱離家七年。已獲五百餘金。十日後便歸矣。先寄銀十二兩等語。覓人送其家。媳得銀及書。以告商。商知

其子在。取銀去。越十日。其子果歸。所得之銀。及所行之事。與書中。通符。母以問子。子駭甚。但曰。此神人憐我也。惟每日拜謝天地而已。劉公是年。會試。廟祝見二郎神親送之。中崇禎甲戌狀元。其子後於廟中。見公題詠。乃知書銀。出自公手。舉家往謝。公竟不認。尤不可也。

薊門有人。新置繭袍一領。衣之過盧溝橋。值推車者。碎其右袂。其人自顧絕無一語。推車者跪而請曰。小人誤碎君服。貧不能償。乞賜痛責。以懲過。碎衣者曰。衣已碎矣。責爾何為。拂袖竟去。推車者歸。忽顛狂曰。吾冤不能報矣。鄰人聚觀詰問其故。曰。衣繭袍者為某。與我讐積前生。今日我數當盡。碎其衣。欲致其擊我。我則隨擊而斃。使彼受法抵償。而無如其不較也。吾如彼何哉。其量若此。吾怨已解。然彼於前世尚負我五金。乞鄰翁為我語彼。持此金來。資我殯事。我則與彼釋此冤矣。鄰人走訪。詳語其人。其人大驚。拜推車漢於破炕之下。推車漢歷叙前因。碎衣者浹汗叩求上五金。償夙負。復上五金曰。以此為君祈福。修佛事。推車漢曰。如是吾不惟不汝冤。且汝德矣。一笑而逝。

順治戊戌。進士湯聘。為諸生時。家貧。奉母。忽病死。鬼卒拘至東嶽。聘哀籲曰。老母在

堂無人侍養。望帝憐之。獄帝曰。汝命止此。冥法森嚴。難徇汝意。聘拔案哀號。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鬼卒。押至宣聖處。曰。生死隸東獄。功名隸文昌。我不與焉。回遇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盍允之。以警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腐奈何。大士命善財取牟尼泥。完其屍。善財取泥。若稱檀香。同至其家。屍果腐爛。一燈熒然。老母垂涕。死七日。尚無以殮。善財以泥圍屍。臭穢頓息。遂有生。氣魂歸其中。身即蠕動。張目見母。嗚咽不禁。母驚狂叫。鄰人咸集。聘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備言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求報親恩。大士命男持戒。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以勿仕。後聘及第。長齋繡佛。事母而已。迨母死。就真定令。卒於官。豈違勿仕之戒歟。

張山來曰。大士慨發慈悲。吾夫子獨不為裁奪者。以死數日而復生。是為索隱行怪。非中庸之道。故不為耳。

順天江霞子云。其母舅汪公。於崇禎十三年。任四川巡道。經略到省。單騎往謁。中途所乘馬無病而死。蜀道難行。計無所出。忽有少年對馬言曰。我當變馬與公乘之。左右以為奸人。擁至公前。公云。此狂人也。釋之。少年出門去。而馬忽活。公喜甚。乘之至轅門。甫下馬而復倒矣。公入謁。事畢。乘肩輿歸。方行。見一老者牽一人至。喊云救命。

視其人即少年也。老者云：適見公乘馬死，小人隨藏身山穴，變馬負公出馬腹而尋身，不意宅舍竟為此人所占，伏乞勅彼更換，各還故有。公語少年：少年云：此係難得之物，願受官刑，斷不還矣。公欲繩之以法，而無法可加。老者知不可強，拳詈交及。少年惟有笑受。公勸老者：爾有此手段，不若另覓好舍。何如？老者曰：公肯為某留心，某當從命。少年拜謝去。老者亦隨公回署。越半載，一日向公云：公書吏之子，今夜暴亡。明晨弗令掩蓋，使移置郊外當拜公佳舍之。惠公許之。明早升堂，問某吏可有子？昨夜死否？吏曰：有之。公云：汝欲令其重生否？吏曰：安能得之？公云：汝命無子，雖生必命出家，不則生而復死。吏曰：與其死隔，寧使生離。公令其舁之郊外，吏泣謝去。公歸語老者：老者求一新衣，隨公出郭。吏夫婦已先迎候，觀者萬眾。見老者扶屍起，脫其衣以己衣，衣其身，隨脫己衣，以其衣。衣自身。老者忽臥地，棺中人突然起矣。拜謝汪公。吏夫婦呼之，絕不應，亦惟有向之拜謝而已。吏夫婦痛哭去。是人遂作道人妝，雖若舞勺之年，而所出者盡神仙之語。謂公云：時事不可問，宜急隱。答曰：君父事了，却稍俟之。後再促公。公言如故，因歎云：固有定數，不可強也。遂辭去。明年寇大警，公卒於官。表武宋口述。

明末關東有為玉器之工李宛者。白皙無髭之人也。其里中有張遠者。長髯傾黑之
久也。宛遠俱抱病。宛先三日死。遠後三日死。宛至冥。冥官曰：張合死。李猶未也。放轉
生。鬼卒曰：李舍壞矣。冥官曰：即借張舍舍之。鬼卒送宛魂附遠體而去。屍忽起。遠之
父驚喜曰：兒生矣。妻曰：夫活矣。子曰：父能動矣。宛張目曰：我李宛也。此何地。爾何人。
而子我。夫我。父我。耶。竟趨李宅。李闔家怪而逐之。宛曰：我李宛也。父何以不我。子妻
何以不我。夫子何以不我。父耶。其父曰：我子死且腐。我子無髭而爾多髯。大異矣。何
詭說耶。宛曰：此張遠之軀。冥曹判而假我生者也。盍辨我之聲乎。其家人曰：聲果宛
聲也。張之父子追至。亦曰：聲誠非遠聲也。而李之家究不敢納也。宛曰：不信。試取我
器具來。須臾剖玉磨。瀝為璧。為珪。事事俱宛之素。藝遠所不能者。於是信其果為宛
也。張不能強之歸。李不復驅之去。此王父衲游邊云。親見其事者。

張山來曰：冥官亦舞文如此耶。雖與受賄者不同。然亦恐宜掛彈章也。○不識李
宛之妻肯與之同宿否。以白皙無髭之婿。而忽易以長髯傾黑之夫。能無怏怏。即張
遠之婦。見其夫復生。而為李宛之妻所踞。心能甘乎。俱不可解。

鬼母者。某賈人妻也。同賈人客某所。既姪暴殞。以長路迢遠。暫瘞隙地。未迎歸。適肆有鬻餅者。每聞雞起。即見一婦人。把錢俟。輕步纖音。意態皇皇。蓋無日不與星月伴者。店人問故。婦人愴然曰。吾夫去身單。又無乳。每饑兒啼。夜輒中心如剜。母子恩深。故不避行露。急持啖兒耳。店中初聆言。亦不甚疑。但晝投錢於筭。暮必獲紙錢一。疑焉。或曰。是鬼物無疑。夫紙蒸於火者。入水必浮。其體輕也。明旦盍取所持錢。悉面投水甕。伺其浮者。物色之。店人如言。獨婦錢浮耳。怪而踪跡其後。飄飄颺颺。迅若飛鳥。忽近小塚。數千步。奄然沒。店人毛髮森豎。喘不續吁。亟走鳴之官。起柩視衣骨燼矣。獨見兒生兒。初見人時。猶手持餅。啖了無怖畏。及觀者蜩集。語嘈嘈然。方驚啼。或左顧作投懷狀。或右顧作攀衣勢。蓋猶認死母為生母。而呱呱若覓所依也。傷哉兒乎。人苦別生兒。苦別死。官憐之。急覓乳母飼。馳召其父。父到。撫兒哭曰。似而母。是夜兒夢中趑趄。啞不成寐。若有人嗚嗚抱持者。明旦視兒衣半濡。宛然未燥。訣痕也。父傷感不已。攜兒歸。後兒長。貿易江湖間。言笑飲食。與人不異。惟性輕跳。能於平地躍起。若凌虛然。說者猶謂得幽氣云。兒孝。或詢幽產始末。則走號曠野。目盡腫。

張山來曰。余向訝既已為鬼。亦安事楮鏹為。今觀此母。則其有需於此。無足怪矣。

狗皮道士傳

陳鼎定九

狗皮道士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明末嘗冠道冠躡赤舄披狗皮乞食成都市每至人家乞食輒作犬吠聲酷相類家犬聞之以為真犬也突出吠之道士輒與對吠不休鄰犬聞之亦以為真犬也輒羣集遶吠之道士怒忽作虎嘯聲群犬皆辟易每獨居破廟至深夜輒作一犬吠影聲少頃作衆犬吠聲儼然百十犬相吠也久之通國之犬皆吠而達乎四境矣歲餘獻賊入寇道士突至賊馬前數十步大作犬吠聲獻賊怒令羣賊策馬逐殺之道士故徐徐行賊數策馬馬不前獻賊益怒令飛矢射之如雨皆不中獻賊益大怒以為妖親策馬射之中其首不入矢還中賊馬馬斃獻賊大駭乃已他日獻賊僭尊號元旦朝賊百官忽見道士披狗皮列班行執笏作犬吠聲獻賊大怒令羣賊縛之道士乃大作犬吠聲盈庭如數千百犬爭吠狀聲徹四外合城之犬聞聲從而和吠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衆皆不聞為犬聲亂也獻賊大驚而退既退犬聲息道士亦不知何往

外史氏曰世之言神仙者比比余則疑信相半今觀狗皮道士之所為豈非神仙哉不然何侮弄獻賊如襁褓小兒哉

張山來曰。人皮者不能吠賊。狗皮者反能之。可以人而不如狗乎。

列狐傳

陳鼎定九

明末有狐。幻老人狀。年可六七十。詣崑山葛氏。欲僦其荒圃以居。葛謝以無屋。老人曰。君第諾我。勿論屋。有無也。葛異而諾之。老人即與葛約曰。我異類也。與君家有夙世緣。故相依耳。往來請誠從者。勿相擾。則佩君高誼矣。葛曰。謹奉教。乃去。越數日。老人投刺進謁曰。從來矣。既至。從者數十人。皆衣裳楚楚。陳幣悉珠玉錦繡。值數千緡。葛辭之。老人固讓。葛然後納其幣。及去。達圃扉。即不見。葛愈異之。使人私睺之。見圃內皆高堂大廈。畫棟雕題。儼然縉紳家也。他日。治酒招葛。樽俎之盛。帷幄之富。極人間之異。葛有子方弱冠。風流都雅。傾一邑。偶過其居。見一麗人。年可十五六。如海棠一枝。輕盈欲語。歸而思之不置。久之。遂成病。且欲死。父知其情。走告老人。以姻請。老人曰。恐吾輩異類。不足以辱君子耳。葛固請之。乃許。擇吉迎之。奩贈以萬計。既歸。夫婦篤好。事舅姑甚孝。未幾國變。亂兵入其家。見婦艷。欲污之。婦大罵。奪刀自刎而死。乃一九尾狐也。

外史氏曰。狐淫獸也。以淫媚人。死於狐者。不知其幾矣。乃是狐竟能以節死。嗚呼。可

與貞白女子爭烈矣

張山來曰。曩於友人處見小書一帙。皆紀妖狐故事。狐之多情者。固不乏。而烈者。則未之前聞。今得此文。可為淫獸增光矣。○葛翁肯與聯姻。亦非尋常可及。狐之以烈報之。固宜。

虞初新志卷十一

清新安張潮山來輯

過百齡傳

秦松齡留仙

錫固多佳山水。間生瑰閎奇特之士。常以道藝為世稱述。若倪徵君雲林以畫。華學士鴻山以詩。王僉事仲山以書。乃今過處士百齡者。則以弈具為道。不同而其聲稱足。以動當世。則一也。百齡名文年。為邑名家子。生而穎慧。好讀書。十一歲時。見人弈。則知虛實先後進擊退守之法。曰。是無難也。與人弈。弈輒勝。於是閭黨間。無不奇百齡者。時福清葉閣學臺山先生。奕品居第二。過錫山。求可與敵者。諸鄉先生。以百齡應召。至則尚童子也。葉公已奇之。及與奕。葉公輒負。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葉公顯者。若當陽負。何屢勝。百齡脆然曰。奕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恥焉。况葉公賢者也。豈以此罪童子耶。葉公果益器之。與欲俱北。以學未竟辭。自是百齡之名。噪江以南。遂益殫精於奕。不幾年。學成。曰。可以應當世矣。會京師諸公卿聞其名。有以書邀致者。遂至京師。有國手曰林符卿。老游公卿間。見百齡年少。意輕之。一日諸公卿會飲。林君謂百齡曰。吾與若同游京師。未嘗一爭道角技。即諸先生何所用。吾與若耶。今願

畢其所長博諸先生歡諸公卿皆曰諾遂爭出注約百緡百齡固謝不敢林君益驕益強之遂對奕枰未半林君面頸發赤熱而百齡信手以應旁若無人凡三戰林君三北諸公卿譁然曰林君向固稱霸今得過生乃奪之矣復皆大笑於是百齡暮品遂第一名噪京師當是時居停主某錦衣者以事繫獄或謂百齡曰君為錦衣客須謹避不然禍將及百齡毅然曰錦衣遇我厚今有難而去之不義且吾與之交未嘗干以私禍必不及時同客錦衣者悉被繫百齡竟免已天下多故百齡不欲久留遂歸隱錫山日與一二酒徒狂嘯縱飲不屑屑與人奕獨徵逐角戲以為樂百齡素貧出遊輒得數百金輒盡之博賽其戚黨譙訶百齡百齡曰吾嚮者家徒壁立今所得貲俱以奕耳得之奕失之博夫復何憾且人生貴適志區區逐利者何為噫若百齡者可謂奇矣以相國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禍而不避至知國家之傾覆而急歸為公卿門下客者垂四十年而未嘗有干請若百齡者僅謂之奕人乎哉

張山來曰善奕者多在垂髫然其人往往嗇於壽今過君獨歷四十餘載豈其命名百齡果為之兆耶

八大山人。明寧藩宗室。號人屋。人屋者。廣廈萬間之意也。性孤介。穎異絕倫。八歲即能詩。善書法。工篆刻。尤精繪事。嘗寫菖蒲一枝。半開池中。敗葉離披。橫斜水面。生意勃然。張堂中。如清風徐來。香氣常滿室。又畫龍。大幅間。蜿蜒升降。欲飛欲動。若使葉公見之。亦必大叫驚走也。善詼諧。喜議論。娓娓不倦。嘗傾倒四座。父某。亦工書畫。名噪江右。然啞啞不能言。甲申國亡。父隨卒。人屋承父志。亦啞啞。左右承事者。皆語以目。合則頷之。否則搖頭。對賓客寒暄以手。聽人言古今事。心會處。則啞然笑。如是十餘年。遂棄家為僧。自號曰雪個。未幾病顛。初則伏地嗚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蹠跣踴躍。叫號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於市。一日之間。顛態百出。市人惡其擾。醉之酒。則顛止。歲餘。病間。更號曰個山。既而自摩其頂曰。吾為僧矣。何可。不以驢名。遂更號曰個山驢。數年。妻子俱死。或謂之曰。斬先人祀。非所以為人後也。子無畏乎。個山驢遂慨然蓄髮。謀妻子。號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為大。而無大於我也。山人既嗜酒。無他好。人愛其筆墨。多置酒招之。預設墨汁數升。紙若干幅於座右。醉後見之。則欣然潑墨。展幅間。或灑以敝帚塗。以敗冠盈紙。骯髒不可以目。然後捉筆渲染。或成山林。或成邱壑。花鳥竹石。無不入妙。如愛書。則攘臂搦管。狂叫大呼。

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醒時欲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百鎰於前勿顧也其顛如此

外史氏曰山人果顛也乎哉何其筆墨雄豪也余嘗閱山人詩畫大有唐宋人氣魄至於書法則胎骨於晉魏矣問其鄉人皆曰得之醉後嗚呼其醉可及也其顛不可及也

張山來曰予聞山人在江右往往為武人招入室中作畫或二三日不放歸山人輒遺矢堂中武人不能耐縱之歸後某撫軍馳東相邀固辭不往或問之谷曰彼武人何足較遺矢得歸可矣今某公固風雅者也不就見而召我我豈可往見哉又聞其於便面上大書一啞字或其人不可與語則舉啞字示之其畫上所鈐印狀如屐予最愛其畫恨相去遠不能得也

圓圓傳

陸次雲雲士

圓圓陳姓玉峰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為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更甚田畹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

之希也。甲申春，流賊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進圓圓圖，圓圓掃眉而入，冀遷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畹弟時闖師將迫畿輔矣，帝急召三桂對平臺，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畹憂甚。語圓圓，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畹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繾綣，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鑑於石尉，不借入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蓋以此請。當必來，無卻顧。畹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卻也。強而可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畹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即欲去。畹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妝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艷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畹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畹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尚不樂越公，矧不迨越公者耶？」吳頷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畹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畹勉許之。吳即命圓圓拜辭。畹擇細馬馱之去。畹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

名驥者。恐帝聞其子載圓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希。田畹進帝。而帝卻之。今聞畹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驥第中矣。是時驥方降闖。闖即向驥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驥俱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歙。自成感頌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群姬唱西調。操阮箏琥珀。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為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為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即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為闖得之矣。三桂拔劍砍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略曰。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以為李賊猖狂。不久即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眦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為忠臣。兒安能為孝子乎。兒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父鼎。

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隨效秦庭之泣乞王師以勦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吳驥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圓曰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為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即褰裳跨征騎自成乃凝思圓圓曰妾為大王計宜留妾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闖膽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圖圓圓既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為闖致說自以為法戒追窮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臺營郿鄠於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恒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即捧觴為壽以為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曰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讎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沸潢池致勞撻伐跋扈艷妻同歸殲滅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陸次雲曰語云無徵不信圓圓之說有徵乎曰有徵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

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為紅顏蓋實錄也三桂齎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却其賂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微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

張山來曰吳三桂未叛時予讀祭酒圓圓曲不解所謂甲寅後友人因為予言其故深服先生先見之明今讀此傳益知圓圓曲之妙也

又曰唐陳鴻作長恨傳白居易因譜為歌今雲士乃因歌作傳詳略之際較之前人稍難誠足輝映後先矣

嘯翁傳

陳鼎定九

嘯翁者歙州長嘯老人汪京字紫庭善嘯而年又最高故人皆呼為嘯翁也嘯翁嘗於清夜獨登高峯顛豁然長嘯山鳴谷應林木震動禽鳥驚飛虎豹駭走山中人已寐者夢陡然醒未寐者心悚然懼疑為山崩地震皆徬徨罔敢寢達旦羣相驚問乃知為嘯翁發嘯也嘯翁之嘯幼傳自嘯仙能作鸞鶴鳳凰鳴每一發聲則百鳥迴翔雞鶩皆舞又善作老龍吟醉卧大江濱長吟數聲魚鮪皆破浪來朝龜鼉多迎濤以拜他日與黃鶴山樵天都瞎漢瀟湘漁父虎頭將軍十數輩登平山六一樓拉嘯翁

嘯翁以齒落固辭。強而後可。初發聲如空山鐵笛。音韻悠揚。既而如鶴唳長天。聲徹霄漢。少頃移聲向東。則風從西來。蒿萊盡伏。排闥擊戶。危樓欲動。再而移聲向西。則風從東至。閭然蕩然。如千軍萬馬。馳驟於前。又若兩軍相角。短兵長劍。緊接之勢。久之則屋瓦欲飛。林木將拔也。於是炷香燼。而嘯翁氣竭。昏仆於地。衆客大驚。亟呼山僧。灌以沸水。半晌乃甦。歸而月印前溪矣。嘯翁能醫。工畫善歌。既耄。聲猶遶梁云。外史氏曰。古善嘯者稱孫登。嗣後寥寥不見書傳。迨至我朝。稱善嘯者。洛下王昭陽李而已。然予嘗一聞之矣。第未知與蘇門同一音響否。昨聞嘯翁之嘯。則有變風雲動山岳之勢。大非洛下者可幾及也。豈嘯翁之嘯。直接蘇門者耶。

張山來曰。予遇嘯翁。欲聞其嘯。翁以齒豁辭。不意其在平山發如許高興。惜予不及知也。

客窗涉筆

失名

康熙間。天津城外有旅店。其後一室。夜多鬼。店主鍵其門。時有優人至其家。人無宿處。欲入此室。店主告以故。其扮淨者云。無懼。吾能服之。衆飲酒半醉。各歸寢。扮淨者取筆塗赤面。着袍靴裝關公。丑塗墨面。持刀裝周倉。小生白面。持印作關平。左右立。

關正坐。點燭。若看兵書狀。頃之。炕後一少婦出。前跪呼冤。裝關公者。心懾。不能言。扮周倉者。厲聲問。有何冤。可訴上。婦指炕者。再。周又厲聲云。汝且去。明日當伸。若冤。婦拜謝。忽隱去。至明日。三人啟炕。磚視之。下果有一屍。詢店主云。此屋本一富家者。前年遷去。某賃之。其鄰佑云。屋主向有一妾。後不復見。殆冤死耶。眾云。今夜必復至。當細詢之。至夜。三人仍裝像於室。眾伏戶外伺之。初更。婦人又自炕後出。怒指三人云。吾以汝為真關君。特與訴冤。汝輩何能了吾事。乃披髮吐舌滅燈而去。眾大驚。三人不敢復入室。

張山來曰。此鬼謬矣。即非真關君。獨不可藉其力以鳴於官而究其冤耶。

康小范言其伯父諱元積者。順治辛丑進士。自幼能知前事。方誕生時。與同輩三人。皆沙門中道履堅粹者。冥主賜以進賢冠。繡紫衣。禮而遣之。至一橋。有以杯茗進。同輩飲之。某獨疑而寘之。遂別去。某因諸生久。每思及此。曰。吾既紫繡來。闔老非謬我者。後登進士。謝恩之日。班次中遇兩同年。面目宛然。當日兩僧與偕來者。詢之。兩君則皆惘然。想即橋上杯茗為之蔽也。

崇禎末。張獻忠屠戮楚中。麻城人為賊所殺。魂走川中。不自知其死也。急欲東歸。每

至途中。輒為風吹轉。夜行三載。終不得歸。於是聞風聲。即伏地握草木根。乃不復回。將至故邑。城門尚閉。於嶽廟後。少憩。見有一神。奉簿登殿。向嶽帝云。與麻城梅某一子。帝云。此人孽重。不得有子。神又云。天曹所命。不敢違。判官持一簿向帝云。梅某於某日。見一凍人。買一草束。烘之得活。是當得子。帝云。可將坐廟旁。人與之。四五人。拽是人行。是人呼云。我人也。何投胎之有。眾笑云。汝是人。何畏風夜行。耶。是人始悟。已為鬼。至殿上。又云。某即投胎。不願之。梅某家向識其人。何可為。若兒判官云。但往為若兒。兒有好處。是人記所言。數人押至梅某家。梅某婦產一兒。即能言。家人以為怪。欲殺之。兒述前生。并托生事。梅驚異。於是力行善。撫子成人。今尚在也。康熙丙辰二月。施溥霖言之。

張山來曰。方嶽帝未奉天曹命時。梅某婦已有孕矣。豈預知有投胎者耶。此與回生者。胸前微溫同一不可解也。

聞見厄言

顧程美

順治甲午正月。四明一士人金良者。召仙仙大書此云。解元金良。士人大喜。及開榜。解元乃鍾朗也。蓋鍾字旁有金字。朗字旁有良字。神仙之遊戲耳。然金君於次科亦

即中式

晉時義興善卷寺雷震其柱題字凡三。一曰詩米漢。一曰射鈎記。一曰謝君之。皆大書。可徑尺。非篆非隸。深入木理。正統間周文襄公命試削之。字隨削而入。鄉人摹蹋云。佩之可以愈瘧。宋祥符間岳州玉貞觀雷書一柱曰謝大仙人。問此仙曰雷神之名。本朝順治間福州饑。畫錦坊有賣米者雷震死其三人。有字大書屍上。其文曰。六口月八辰口月八。直無人識者。人題之於萬壽塔壁。夜有蜘蛛垂絲於字之中。直貫而下。視之乃米中用水。康中用木查九字也。詢知其人。平日果然。天誅不爽矣。

樵書

來集之元成

樵川吳生善請仙。順治丁酉督學歲試將及。數子問場中題書曰尹字帶兒孫。一旦不離心。復問次題出經題否。曰否。否。否。比入試首題是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至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乃知尹字兒孫君子也。一旦心恒字也。次題樂正子強乎。三段三否字也。同時有武學生亦問試題書四語曰二人並肩。不缺一邊。立見其可。十字撇添。及入試論題乃天下奇才四字。始悟二人並肩。天也不缺一邊下也。立見其可。奇才十字撇添。才也。拆字巧妙如此。非仙語不能到也。

康熙己酉科。山陰袁顯襄。叩此仙問場中題目。批云不可語。曰。然則終無一言耶。曰。題目即在不可語上。曰。乞明示之。批一署字。出題乃知之者一節。有四者字。且在不可語上一章之上。袁遂獲雋。

貴州番民雜處。多閼術。能以木易人之足。有郡丞某過其地。記室二人從遊。其地寓於客邸。一人與婦人淫。其夫怨之。易其一足。一人不與婦淫。其妻怨之。易其一足。明日躑躅於庭。丞知逮其人。始還歸作法。而足如故。

張山來曰。淫其婦而僅易其足。可謂罪重而罰輕矣。

錢塘于生三世事記

陳玉璣 叔峯

錢塘于生某。忠肅公裔孫也。篤行不妄言。雖盛夏不解衣帶。每沐浴必深自蔽。匿人怪之。一日浴昭慶寺僧寮。同學祭生者。排戶逼視。見其兩腋間肌寸許。左豕右蛇。豕鬣而蛇鱗。鱗然生泣下。已乃曰。此予三生業也。於今猶不忘。予初為豕。甚憎其生。既就死。極挺刃湯火。神識終不去。已為蟒蛇。在巖穴下。自顧孳惡。時掩藏而口苦饑。百蟲啐腥。附於甲。立啖盡。已念業益重。間日食一大禽。又念殺生無已。時誓日飲水。又念毒涎入水。殺魚蚌。悞飲人。殺人慨然曰。生而害生。曷不死。遂引首於山。曝烈日。

中以死見冥官曰。汝有人性。重生命。舍生當拔汝為人。言罷。生又泣曰。予未嘗以告妻子。今亦無用自匿矣。蔡聞言悚然。因語于李九來。筆之書。陳子曰。輪迴果報。為浮屠家說。予不樂道。閱太平廣記諸書。載此類甚多。亦不之信。今九來親得之。其友可無疑。嗟乎。物類以不嗜殺而得為人。人嗜殺將不得復為人。亦理有必然者。金壇某巨公死。距百里許。農家適產牛。見腹下殊毛。若書某公姓名。眾駭。語聞其子。營歸閉之別室。以終其年。予聞之。巨公姻黨亦無足疑。夫天下之為亂臣賊子者多矣。豈能盡執其人而刀鋸鼎烹之。故徃徃有逃於法者。苟非有冥報使計。窮力竭賄。賂無所施。干諱無所用。人亦何憚而不為亂臣賊子。故冥報者所以濟國法之窮也。吾友魏冰叔作地獄論。其說實有裨於世道人心。當書此文質之。

張山來曰。余曾作輪迴說。謂人為異類。世苟不知。便不足以為戒。故必毛上成字方可耳。

活死人傳

陳鼎定九

活死人。姓江。四川人。名本實。家素封。明亡。散家財。棄妻子。入終南學仙。十年得其道。遂遨遊四海。既而止妙高峯。從闔老人結廬煉金丹。又十年。丹成。座下弟子百餘人。

推荆溪陳留王為首。能駕雲往來。能水面上立。能峭壁間行。嘗縛虎為騎。出入市中。活死人。怒呼而責之。曰。所貴乎道者。清淨無為也。無為而至於無聲。方臻眾妙之門。故曰有聲之聲。延及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今汝所行。皆有為也。有為則駭世惑俗。豈清淨道哉。於是陳留王乃盡棄其術。掩關息坐。三年。然後請見。活死人大悅。曰。子可以授吾大道矣。既授。乃集羣弟子告曰。吾聞成功者退。今吾道既已得人。吾將隱矣。乃命掘一土穴。山半。僅可容身。活死人入居之。命以土掩。毋使有隙。但朝夕來呼我。可耳。既埋。羣弟子如命。朝夕往呼之。活死人在土中。必大聲應。三年。呼之不應矣。羣弟子乃樹以碣。曰。活死人之墓。

外史氏曰。神仙多為駭世惑俗之事。活死人既怪其弟子。駭世惑俗。何為活埋土穴。而使呼之。應之。三年之久。耶。豈夫子所謂索隱行怪者。即世之所謂神仙耶。

張山來曰。活埋土穴中。令人呼之而應。此當是其弟子輩故為此言。以駭世耳。未必果有其事也。

義牛傳

陳鼎定九

義牛者。宜興銅棺山農人吳孝先家水牯牛也。力而有德。日耕山田二十畝。雖飢甚。

不食田中苗。吳寶之令其十三歲子希年牧之。希年跨牛背。隨牛所之。牛方食草澗邊。忽一虎從牛後林中出。意欲攫希年。牛知之。即旋身轉向虎。徐行嚙草。希年懼。伏牛背不敢動。虎見牛來。且踞以俟。意相近。即攫牛背兒也。牛將迫虎。即遽奔以前。猛力觸虎。虎方垂涎。牛背兒不及避。蹶而仰。偃隘澗中。不能輟水壅浸。虎首虎斃。希年驅牛返白父。集眾昇虎歸。烹之。他日孝先與鄰人王佛生爭水。佛生富而暴。素為鄉里所怨。皆不直之。而袒孝先。佛生益怒。率其子毆死孝先。希年訟於官。佛生重賂邑令。反杖希年。希年斃杖下。無他昆季。可白冤者。孝先妻周氏。日號哭於牛之前。且告牛曰。曩幸藉汝。吾兒得免。果虎腹。今且父子俱死於讐人矣。皇天后土。誰為吾雪恨耶。牛聞之。大怒。抖搜長鳴。飛奔至佛生家。佛生父子三人。方延客歡飲。牛直登其堂。竟舐佛生。佛生斃。復舐二子。二子斃。客有持桿與牛鬪者。皆傷。鄰里趨白。令聞之。怖死。

外史氏曰。世之人子不肖。父讐不能報者。比比矣。乃是牛竟能為吳氏報兩世殺身讐。噫。牛亦勇矣哉。宜乎令聞之怖死也。